

一个老黄埔常念的往事

赵志清



李军挥，1927年生，四川泸州人，1942年考入黄埔军校，21期，装甲兵科，1945年春毕业。被分配到绥远省（旧绥市）独立战车连第三排任排长。

李军挥虽说刚刚毕业官职不大，但在当地却是小有名气。是他能力超群？还是他有什么长项？还是有什么背景？他还真是有点背景，但这个背景时间还真就不长。

李军挥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有一个同学叫潘金武，俩人关系不错。毕业时李军挥被分配到绥远，当时潘金武的父亲潘继仁是绥远省民政厅的厅长，他对李军挥说：“你到绥远有什么事就去找我的父亲，他会帮助你的。”有老同学的话，李军挥到了绥远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拜访

伯父潘继仁。李军挥刚刚毕业，还不满二十岁见到伯父潘继仁自然是毕恭毕敬，彬彬有礼，谈吐有节。潘继仁对待自己儿子的同学当然是热情招待，关心有加，感觉小伙子稳重踏实，精明透亮，有礼有节，必有前途。高兴地说：“你在我家门口当兵，你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干脆你就做我的义子算了！”李军挥随口答应说：“行啊！”。“好啊！那定个日子，请上些朋友，举行个仪式！”潘继仁说。收义子办酒席那天确实很热闹，来了许多亲朋好友，别人就不一一介绍了，这里边只介绍一家人，就是董其武夫妇和她的女儿董健申，董其武是绥远省的省长、省主席、内蒙作战司令，他和潘继仁还有傅作义是把兄弟，傅作义是老大，董其武是老二，潘继仁是老三。董其武有一个女儿叫董健申是绥远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潘继仁把义子李军挥介绍给董其武一家。董健申和李军挥同岁，又很活泼，李军挥刚从军校毕业，一身戎装，格外精神，同龄人易接触、易沟通，很快就熟悉了。

原来李军挥在上学时是文艺骨干，经常演出，有演出编排经验，于是就被绥远三七军医院三七剧团聘请为兼职导演、剧务主任，经常演出宣传，业余生活很充实、很丰富。

董健申在绥远女子师范上学，学校也经常组织学生演



出，她也是个文艺骨干，自然少不了她，有时演出缺少服装，她就找李军挥去借。没事时还到部队找李军挥去玩，休息时两个人还约好到街上转转买买东西，有时他俩还和她的母亲一起上街，有人就背后议论：这小子攀上高亲了、这俩年轻人是不是在搞对象啊？

还有一次，俩人到老百姓的地里摘杏子，果子稍微高了一点儿，他俩是连蹦带跳怎么也够不着，董健申说：“这样不行，够不着，你抱着我，我摘。”李军挥一看没办法也只好如此，于是他抱起董健申的双腿慢慢悠悠站了起来，这回可没有问题了，董健申也摘到了费了半天劲也没够着的杏。抱着抱着李军挥有点体力不支了，别看他是一个大小伙子，他毕竟是南方人，四川的，人长的瘦小，怎么能长时间的抱着北方的大姑娘呢？抱着抱着手一松，噗通一声坐在了地上。就听咔嚓一声，杏树叉子和董健申都摔在了地上。李军挥吓了一跳，赶忙去扶董健申，嘴里连连说着：“对不起！对不起！我没劲了，摔着没有？”董健申站了起来，边掸身上的土边说：“没事，没摔疼。”没摔疼是借了树杈子的劲儿了。周围看着的老百姓很是心疼，正在结果的树杈儿被拽折了，可是，一看是董其武的女儿，大小姐，谁也不敢说什么。在当地董其武主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是当地最大的官儿，是父母官儿，他的女儿周边的老百姓也都认识。李军挥和董健申收拾了收拾走了。背后传来嘀嘀咕咕的议论声：“大小姐的对象是空军！”



李军挥怎么会是空军呢？他就是陆军，只不过是摘杏那天他穿的是空军上衣，这件上衣是怎么来的呢？有一次，一个管后勤的和李军挥关系不错的管理员把他叫住说：“这里有几箱日本投降时接收的空军军服，要发给大家，你先挑一件。”李军挥从中挑了一件，后边还有一个能插电源的插销，在空中如果冷了，插上电源可以使衣服变暖。所以老百姓传言：大小姐在和空军兵搞对象。

李军挥真正的得到了关爱！有一次李军挥开着汽车摇摇晃晃地撞向了城门，汽车前边被撞进一大块，他是开装甲车的，开汽车并不熟练。这一幕正被路过的董其武看到，他扫了一眼，一看没啥大事就走了。李军挥的连长刘连奎一看省主席都没提出批评也直说：“没事，没事！”好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在“三七剧团”演出的有一个演员叫窦玉如，他看到国民党的气数已尽，不如到共产党一方去找个工作，他和李军挥磨叨过几次，李军挥说：“这可不容易！”当时绥市已被解放军包围，守城的国民党规定：被准许出城的人必须出示通行证。窦玉如哪有通行证啊！窦玉如恳切的说：“你帮帮我们吧”！李军挥倒也很支持他们的做法，说：“行！”

1949年春的一天，窦玉如、梁二（绥远三七医院药房医生，真名不详）一行三人要通过麻花板哨所过张家口去北平投奔共产党方参加工作，这天正值李军挥带班，虽然

他带班，但值班的又不是他一个人，他不可能当着属下的面大大方方地把他们三人放走，也要等待时机。机会终于来了，他趁着两个警卫打牙祭（就是买吃的）时候悄悄的放走了三人。临行前窦玉如拉着李军挥的手说：“军挥，我们家里的情况你都了解，你经常到我们家去看看，帮助照顾一下我的姊妹，说着泪水夺出眼眶。”

1949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董健申找到李军挥说：“我爸的两个警卫员向他报告说你在麻花板放走了三个共产党，你赶紧逃吧，要被找到你可就没命了。我也帮不了你别的，这11块大洋和这两个金戒指给你，马上离开绥远。”

李军挥又害怕又感激，把枪悄悄留下，匆匆离开了绥远。他先去了包头，又去了宁夏银川，经过陕西回到了四川。

回到了家乡，老家已经没人了，没有落脚之地，没有居住的地方，让远道而归的李军挥很是茫然。后来经人介绍他来到了牛滩场小学教书，暂时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地方。

1949年12月四川泸州解放，李军挥怀着复杂的心情到军管队报告，讲明了自己的身世和历史。军管队的领导听说他是黄埔学装甲兵科的学生，又有正义感、上进心是国家的人才，认为他到坦克部队参军有发展前途，就给他开了介绍信，发了路费。

他几经周折来到了北京丰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二团，来了一看傻眼了，部队营房正在维修，问谁谁也不知道部队搬哪去了，于是先在正阳旅馆住下，边住边打听。走了一路，路费也花光了，没钱怎么办呢？只好把带的衣服卖了勉强糊口，那俩钱儿能用几天呢！很快钱就花光了。又没办法了，也没事干，他想了想：窦玉如和我关系不错，我去找窦玉如吧！

上哪去找呢？也不知道窦玉如现在在哪呀？去他老家，看一看他是否回老家了吧！李军挥从北京站买了一张站台票竟然混上了火车，没钱买车票怎么办呢！刚到张家口就被人家查出来了，轰下了火车。哎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办呢？他蹲在车站一角，一筹莫展。那年代好心人还是多呀！正在发愁呢，走过来一个手提着信号灯的老大爷说：“小孩你蹲在这儿干什么呢？”前边说过李军挥是四川人，个子瘦小。李军挥就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老大爷说：“你今天怎么也走不了了，跟我回家，明天再说吧！”正在绝路，正好有好心人帮助。第二天，老大爷把他带到车站，和两个管事的说：“这孩子去绥远，没钱，你们二位照顾照顾，帮帮忙，给他捎到绥远。”都是老同事，二位就答应了。

到了绥远窦玉如的家里一打听，他并没回来，他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李军挥住了一晚，和窦玉如的家人聊了很久阔别后自己的经历，也了解了她走后窦家的生活，第二天在窦家资助下李军挥坐火车回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后，李军挥到音乐学院找到窦玉如，俩人好久不见，聊得自然火热。窦玉如赶上中央音乐学院招生，自己在绥远三七剧团当过演员，有点基础就被录取了。窦玉如来到高等学府，受到了专业教育，他想让李军挥见识见识什么是高水平，什么叫专业，他把郭兰英请了出来，介绍了俩人的关系，尤其介绍了过去

在绥远三七剧团的演出经历。他还请郭兰英给李军挥唱了一首歌，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小声哼了一首歌，因为那并不是唱歌的场所。唱完后李军挥连连赞赏：“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李军挥表明来意，是想让窦玉如接济一下。窦玉如说：“自己在上学，挣的也不多，还要给家里寄些钱，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也帮不了大忙，只能尽些微薄之力，不好意思”！李军挥也知道他的情况也就不便多说。二人告辞。

李军挥回到正阳旅馆，接下来怎么办呢？找部队？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回去？又没路费，回去上哪？干什么去？还是边等边找吧！可是吃住又是问题，如何？情急之下他想到了董健申，他俩个书信往来一直没断，他知道董健申此时也住在北京，她的母亲正在西什库教堂戒烟，董健申一边在西什库女子中学上学一边陪妈妈戒烟。没办法只能找董健申去了，他找到了董健申说明了原委，董健申给了他一块大洋，连住旅馆再吃饭一块大洋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花光了没办法只得再去找董健申，就这样找她找了五六次。最后董健申告诉他：她已经和绥远省教育厅厅长的儿子订婚了，不要老找她来了，不然恐怕将来出什么问题。就在困难之时李军挥也打听到了部队的消息，丰台的营房整修完毕，部队又回到丰台了。

李军挥终于来到了北京丰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二团，被任命为参谋处参谋。他是科班出身，是行家，做起工作来得心应手，工作成绩突出。

1951年由部队保送李军挥到苏联红军第一师第一团参谋处担任教育参谋，主要搞士兵训练。十个月后，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形势的需要他回到了原部队。苏联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运来成列车的十五至三十五吨的坦克到战车二团，从二团再运往朝鲜前线。以至中苏断交，这些坦克都成了债务。部队也过上了紧日子，中苏同样级别的军官苏军每月拿到四十块钱，我军只有两块，主要实行的是供给制。

1953年，台湾的同学给李军挥的老家寄来一封信，姑妈收到后转寄给李军挥，暴露了海外关系，因其海外关系多，又正值国内镇压反革命，李军挥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劳动改造三年。

1988年，李军挥被平反，摘掉了35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如果不是又一封不一般的信恐怕他难见天日。

董健申虽已结婚，李军挥和她们一家还是有一些来往。李军挥还有一个爱好，就是从小喜欢画画，他曾受到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和四川著名画家李佑霖的教诲，擅长松、竹、梅，他给董家送过画，董其武将军去世，李军挥也曾前去吊唁，事后应该是董健申以母亲的名义给李军挥写了一封信，信中对李军挥以侄子称谓。李军挥拿着这封信找到部队，说自己不是反革命，部队的同志一看李军挥与董其武将军一家如此相称，马上向领导作了汇报，并帮助查找档案，也没有发现反革命的“有力”证据，这样，打了个报告，也就被平反了。李军挥真是如释重负。在平反之后单位为他办理了退休手续。

李军挥解放前参加工作，应该算离休，别人特别是窦家的人都劝他找一找。为了如实向组织介绍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清白，李军挥找到了被自己从绥市放

走，时任中国某剧团党委书记的窦玉如。窦玉如音乐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中国某偶剧院，从一般演员干起，一直干到走上领导岗位。李军挥一家也经常到他家串门，当成亲戚一样走动。于是，李军挥让他帮助写写自己在绥远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及在绥远部队工作时的简单情况。窦玉如一听要让他给李军挥写在绥远的材料证明，一改往日的和气，马上变了脸，说：“我不给写！”还不耐烦地说：“哪个让你写的？你让他来！”李军挥听完怔了，迟疑了一下，无奈走出了他家。

事后，李军挥和窦玉如的大姐、二妹窦丽（北京西城区厂桥结核病医院防治所护士）、三妹窦霞（北京财经学校退休教师）、四妹窦丰及五妹说起此事，她们都说这事应该给写，并找到她们的哥哥窦玉如理论，甚至吵闹起来，说他哥哥没良心，吵闹了几次无济于事，反而造成了她们兄妹之间的严重不合，成了仇人，以至姐几个愤愤地说：“他不写我们给您写。”姐妹给写了一个，还按了手印，但说服力肯定不大。

自此以后，窦玉如与过去一起在三七剧团的演员都断绝了来往，有一次，于克文到北京来看窦玉如，他根本就不见。想当年，窦玉如一家租住于克文家的房子，由于窦玉如家孩子多生活困难，多少年不给房租，于克文一家可没少照顾了他们，两个人又都在三七剧团当演员，怎么能这样呢？弄得于克文很是疑惑，他找到了李军挥家，一聊天似乎明白了。

窦玉如当年其实也不是专职演员，他是一个伪警察，也是利用业余时间排练演出。李军挥在生活上也给了他们家很大的帮助。窦玉如父亲当年是烧锅炉的，一个月下来也挣不了几个钱，大姐结婚了，孩子还小，一家人艰难度日。李军挥就和他的勤务兵林玉忠说：“窦玉如出去演出你也从伙房把他那份儿馒头领出来，扔到房廊上去，过几天收拾一下送到他家。”由于窦玉如经常演出，在外边吃饭的时候多，因此攒下的馒头也不少，把干馒头蒸蒸煮煮也给他家解决了不小的问题。就这样善待他和他的家人，没想到他会如此绝情，这点忙都不肯帮。

人总是会变的，为了保护自己，特别是那个年代！

李老先生无奈！

自此，李老先生开始了新的生活，潜心研究绘画，出版了《松竹梅》画谱，在黄埔同学会学习组、古都书画院教画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和他的夫人石泓也和他学绘画，而且他们还是好朋友，他还经常参加公益活动。他每周四到黄埔同学会值一天班，每当台湾的黄埔同学来大陆观光，统战部都会通知他，他总是高高兴兴，不辞辛苦地陪同全程。

李军挥老先生现在心态很好，很知足，身体也很健康，各级组织都很关系他。

赵志清：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助理房屋租赁管理所所长